



【有所思】

2021,我的时光词典

□李晓

2021年台历上的最后几张,风掀纸薄。

这一年时光川流不息,凝视生命的河床,时间这把散发凛冽之光的利刃,在河床上到底镌刻下了哪些词语?

离别。在这世间,离别是分分秒秒发生的事,有些离别,就是永别。死亡好比凉爽的夏夜,莎翁这句话让死亡带着秋叶的静美与凉薄。父亲是在深秋季节和我永别的。平时心里涌动着很多念头,总想着要多陪陪爸妈,但往往以事情忙、社交应酬多为由给自己开脱,其实很多时候是被虚度和发呆耗费着时间。父亲突然发作的一场疾病,彻底粉碎了那些去陪他看山看水看亲戚看老朋友的念头。父亲在医院昏迷半个月后,吐尽了在人世的最后一口气。我明白,他还有很多话想说出来。这些没有说出的话,从今以后,我只有在凝望天上星星闪烁时,同他默默交流了。家里,父亲常坐的那个凹成了小坑的沙发,而今我坐在上面,感觉还有他温热的体温。

怀念。也是深秋时节,一位母亲般慈爱模样的女诗人离世了,我感觉也经历了内心的挫伤。人到中年,油腻与烟尘裹挟着心房,望一眼这世间,我需要保持适当的克制与冷淡。但这位女诗人的诗,每读一次,就温存着一直在嗷嗷待哺的心房。古铜色浸润后的沧桑岁月光芒,是她诗歌的色彩。我还在等着她的新诗,她就悄然隐身到了温柔世界的果园里,寡言、微笑、慈悲,是她留给我的表情。她是诗人傅天琳,很多文友亲切地唤她“傅妈妈”,她总是含笑点头。“思想的翼悄悄振动/一层薄薄的油脂溢出毛孔/那是它滚沸的爱在痛苦中煎熬/它终将以从容的节奏燃烧和熄灭/哦,柠檬/这无疑是果林中最具韧性的树种……”初冬,我到离城五十多公里外的一个柠檬之乡游览,望着漫山遍野中那娓娓道来的黄,天幕上、云霄里传来诗人那《柠檬黄了》的诵读,声声悦耳,声声润心。在这个时代,做一个被读者铭记的诗人,其实是幸福的,因为诗歌的生命可以持续数千年。

树木。我在山中认领了一些树:香樟、桉树、松柏、洋槐、泡桐、柳树……它们哨兵一样的凛凛阵列,扎根于山野,经历雷电风雹,浸润日月光华,向我一波一波地发出脉冲。我去山中接地气,靠近一棵树,放松地与它贴近,绿意漫染肺叶。一旦冥想过深,就会活成植物的状态,在风声中完成自己的精神自愈。我靠在这些树身上,内心里绝望的、狂躁的、哀伤的、大喜的、冲动的、卑鄙的、滑头的、庸俗的毒素,都通过树的须根漫透吸收。通过一棵树的洗礼,我可以在一些沉默黯然的时刻,催发生命之树绽放出蓬勃苍翠的枝叶。在山中,我知道一把小提琴的木质,有的也来自于黄杨木,但这种木质大多需要一二百年以上,经过浸泡和打样,做底板,刮灰胎,上漆、备弦、上弦,一把琴的来世,就是一棵树的死亡与复活。我在写作时播放过用小提琴演奏的《引子与幻想回旋曲》,那是法国作曲家圣桑的作品。在那如泣如诉的琴声里,我闭上眼,浮现起漫天浮动飘落的黄杨树叶。一棵树与一把琴的相遇,远比人海里两个知己相逢的概率还要小。

文友。2021年,重遇几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县城文友。这些年,无论是生活在同城或异乡,我们都再也没有了再见一次面的愿望,那些往日的热情已燃成了时间的灰烬,炉火亦疲惫。再见面,恍然中有出土文物般的尘灰之感,我们靠记忆复活了曾经被梦想充血的日子,当年那荷尔蒙的激情分泌显得幼稚而荒诞,却又让我们深深怀念。出走半生、归来还余半生的时光之舟中,妄想依靠刻舟求剑的一张旧船票,却再也登不上那艘记忆剪影中的客船。一位已过六旬的文友,三年时间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。那位文友送我的书,我在岁末的床头灯下,把手机设置成静音,慢慢读来。我竟然靠久违的耐心,花了八个夜晚的时间,读完了一部长篇小说。

镌刻在2021年的词语,还有阅读、游泳、喝酒、牵挂、唠叨……它们,最终成为生命词典里静默的存在。

【在人间】

从他人的世界路过

□雪樱

似乎,年终岁尾的时间总是呈大块颗粒状的,每一块消耗起来都充溢着些许不舍与惆怅。总结与回望,不过是给自己一个交代,为生命找寻一个意义或支点。

冬至那天傍晚,路上堵得厉害,回到家时天已漆黑。出租车司机是个80后小伙,高个子,板寸头,衣服遮不住肚腩,略带婴儿肥的脸庞挡不住跑生活的疲累。等绿灯的空当,汽车长龙蜿蜒出几个弯儿。与他闲聊得知,他老家济阳,在市区已买房,跑出租十多年,自称老司机。就在我上车前,他抢到两个单,目测送达我后赶不回去接另一客户,他慌了神儿,摸起手机问哥们儿会不会违约或被平台扣分。抬头的瞬间,我瞥见他的抬头纹就像花卷上的折子一样卷了起来。他恍若犯错的孩子,喃喃自语道:“先跑着再说,有活儿干比没活儿强。”断断续续地,他聊起平台的抽成、每天的份子钱、堵车的烦恼,还有明星的热搜榜……我想他也是个有故事的人,但没有多问。到家后,他帮忙抬轮椅,又加了微信,他的微信签名是“理性控制感性,稳住”,我瞬间觉得稳住的不仅是方向盘,还有一颗愈挫愈勇的心。

文学批评家张定浩曾写过时值盛年的上海地铁:“倘若你足够诚实,不玩弄虚华,在上海这样一个地方行走,或者从外地刚刚回来,看见地铁的标志,就只会觉得安心,如同见到24小时便利店一般,又仿佛在大海中见到灯塔。”直到我第一次坐上地铁,才明白他所说的安心为何意。地铁打通城市空间,也重新定义我们的生活,每个站点都像小型博物馆或艺术馆,把我的青春记忆一一激活。结识庄站长,他身着藏蓝色制服,普通话说得流畅自然,给人得体舒适之感。他是甘肃人,毕业后先是和女友在深圳铁路系统工作,后来女友回到家乡济南,他也跟了过来,从此在这里工作和定居。穿梭在熙熙攘攘的客流中,听他娓娓讲述,颇觉几分浪漫色彩。到了八里桥站,遇见不少穿着臃肿的中老年人或手提小推车或拉着行李车,载着满满当当的蔬果候车,那分明是一家人的灯火温暖和舌尖幸福。人群中我仿佛眺望到父亲的消瘦身影,久久地、久久地,不愿离去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像上学时乘坐公交车那样去乘坐地铁,从始发地到终点站,漫无目的地逛,玩到天黑才回家,但我知道,再也没有人骑自行车来车站接我回家了——不是从父亲去世的那天起,而是从他的自行车在楼梯上被人偷走的那天起,很多记忆随之终结。

对我来说,冬天是最难熬的季节,深入骨缝的剧疼就像毒蛇吐出长长的芯子,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在哪个部位突袭或痉挛。越冷越疼,越疼越怕,但我偏偏不信这个邪。于是乎,经常看书到深夜,忘记了时间。依然是读《红楼梦》,愈发觉得书中的那个冬夜离着我们很近。小说第51回,袭人因母亲病重

回家,怡红院里乱了套,尽管王熙凤反复叮嘱“别由着宝玉胡闹”,但还是乱作一团。曹雪芹笔下的故事就像电影长镜头,一帧一帧都是鲜活的众生相。先是麝月为宝玉铺床,晴雯受了风寒,在熏笼旁取暖,麝月让她站起来把穿衣镜的套子放下来,她抱怨道:“人家才坐暖和了,你就来闹。”宝玉自己动手放下镜套,笑着说,“你们暖和罢,都完了。”宝玉的体恤人从来没有分别心。这时候,晴雯忽然想起来,“终究暖和不成的,我又想起来汤婆子还没拿来呢。”在乡下生活过的人都知道,“汤婆子”就是暖水袋。冬夜,睡下后最厌恶的事就是被人叫醒,可偏偏宝玉睡梦里习惯喊袭人,他这一叫,睡在外间的晴雯先醒了,又把麝月骂起来,“连我都醒了,你守在旁边还不知道,真是个挺死尸的。”其实,麝月不过是装睡,有趣极了。接下来的分镜头,让人看得笑中带泪。麝月给宝玉倒半碗茶,宝玉怕她受寒,让她披上自己的貂领满襟暖袄。都是十四五岁的孩子,玩心大,麝月倒完茶便开门出去看月色,晴雯接踵而去,要吓唬麝月,刚一出去,热身子被风一吹,“侵肌透骨”,脸也发烫。宝玉借口叫晴雯给他披被子,顺手一摸她的双手冰凉,叫她“快进被来渥渥”。麝月回来见状,骂道:“你死不拣好日子!你出去白站一站,把皮不冻破了你的!”宝玉对女孩子的疼惜跃然纸上,而女孩子之间的天真无邪,连吵架都吵得那么可爱,不由使人心生向往。是的,我所希冀的是被窝里相互依靠的暖意,以及温暖背后的人情。这种人情,并非世故人情,而是人世间的种种有情——甲从乙的世界路过,陌生也好,熟悉也罢,都是逆旅中的匆匆过客。然而,有个叫曹雪芹的过客,享过锦衣玉食,挨过漫长冬夜,看破红尘往事,所写下的文字正是一部忏悔录,留给后人自证自悟。

从他人的世界路过,成全的是我们自己。很喜欢娜夜的诗歌《我需要这场雪》,情不自禁大声读出声来:“我需要看见人类相互搀扶彼此温暖的这一刻——这突然涌出的泪水/柔软的空白模糊不清的辨认眺望……/像爱需要一次动摇/一次怀念/像时间可以拆开/我需要这样一条短信:/我生活在与你相会的希望中——我需要眼前这一切。”亲手拆开我的2021,迎面而来有着太多委屈与隐忍。同时,我在他人生中看见了更为真实的自己,继而顿悟:生与死,悲与欢,逝去与留存,不过是同一回事,最终都抵不过时间的角力。眼看时间之树簌簌落下黄叶,被白雪覆盖,又被灰尘掩埋,但是,谁能说泥土拱动之下没有新生呢?抽身而去的自有归处,事有遗憾的他日圆满,一切都是上天的恩典。我,不过是有所期待,有所挂碍,在这抬头踌躇之间,新年的铃声被远方的声音碰响,“新年好呀!”一趟全新的旅程由此开启,除了立即上车,我们别无选择。

【浮世绘】

红泥小火炉

□耿艳菊

冬天是凛冽的,早起上班推开楼道门,寒气扑过来,一个干冷的世界。抱臂走在路上,也算是有了拥抱,自己给自己温暖,果然暖和了不少。

看路两旁的银杏树,干枝丫在冻得发愣的空气里僵着,不能碰,一碰就要摔倒似的。其实是苍劲的,它们蕴藏着春天的勃发、夏天的蓊郁、秋天的金黄,福气好的话,还会越过千年,像一首首古诗词在岁月的长河里发光发热。如白居易的两首诗,每到冬天都会想起。

一首中学课本中的《卖炭翁》,终南山中,伐薪烧炭的卖炭翁“满面尘灰烟火色,两鬓苍苍十指黑”,活得艰难辛苦,人们对他的怜悯,有感激。雪中送炭,炭是暖人的。一车千余金的炭却被翩翩而骑黄衣使者白衫儿劫走了,跋扈仗势者虽得意一时,但岁月是公正的。

有炭,再有火炉,任天寒地冻,也不岑寂了,甚至会变得可爱有趣味。另一首诗就是很多人喜欢的《问刘十九》: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火炉暖暖,新酒暖暖,与知己品画聊诗,畅谈人生快事,这是古时文人很平常的雅事。如今这样的闲情逸致是奢侈的,寻常人内心固然存有这份诗意,而要紧的却是眼前切切实实的生活。

情怀奢侈,小火炉倒是稀松平常。没有暖气、空调的年代,冬日里,小门小户的人家总要在屋里生起一个个小炉子,烧水、做饭、烤手,一家人守着炉子,暖胃、暖身亦暖心,寒凛凛的冬天也就悄无声息地远走了。

在过去的乡村,小火炉也算是奢侈的。乡下人守着几亩薄田、一所庭院,家家户户都是地锅做饭,燃料是秸秆、落叶、树枝,是不舍得花钱买煤球的。然而,家里的孩子一旦去镇上读了中学,成了走读生,还没入冬,父母就会考虑着买炉子、买煤球的事儿了。那时,下了晚自习,回到家差不多晚上10点了,饥肠辘辘,直奔厨房,小火炉上搁着锅,锅里是父母留的热热的饭菜。一边烤火,一边吃饭,饭食是简单的,但那一刻的惬意幸福抵消了一路奔回家的黑暗和寒冷。

记忆中的小火炉还与一碗热热的米线有关。我在县城一中复读的那年冬天,内心恓惶孤寂,暗沉沉的冬日更让人寒冷难过。下午放学后,我喜欢去门口卖米线的小摊子。两个小火炉,几张桌子,卖米线的阿姨爱笑,温柔亲厚,让人一见如故。只要有学生过来吃米线,她都会把其中一个炉子上的锅端下来,热情地邀人暖暖手。不大一会儿,炉子旁就围满了一群学生,甭管认识不认识,大家欢快地一起说笑。卖米线的阿姨在另一个炉子旁笑眯眯地煮鸡汤米线,5毛钱一碗,汤随便加,好吃实惠。

我一直记得我们在炉火边挤挤挨挨烤火的情景,那个旧旧的红铁皮小炉子,一群纯真年轻的笑脸。在那一刻,我觉得自己空前地轻松。在炉火的暖里,我不认识旁边一起烤火的人,却并不孤寂。

张爱玲在文章中说:“寒天清早,人行道上常有人蹲着生小火炉,扇出滚滚的白烟。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。”我亦有同样的喜欢。两年前,我在老君堂住的时候,早上或者傍晚去后街买菜,路过老胡同,那里的居民依旧习惯在自家院子或门口生炉子烧水,滚滚的白烟家常温暖,亲切感扑面而来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孔昕 美编:陈明丽